

学术专论

阿尔泰军台的帮台抗差研究

芦婷婷

〔摘要〕阿尔泰军台的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段，在服役人员上有正台和帮台之分。帮台又分察克达和哈布素尔噶两种。正台与帮台性质、待遇不同，承担的差役也不均衡。同治以后，帮台抗差成为一种常态。针对帮台抗差之弊，清廷采取的应对措施收效甚微。光绪时期，喀尔喀蒙古王公试图打破实行百余年之久的帮台体制，但以失败告终。

〔关键词〕阿尔泰军台 帮台 蒙古 差役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7)-02-0073-11

阿尔泰军台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阿尔泰军台是就其线路而言，指自张家口经赛尔乌苏、乌里雅苏台至科布多的蒙古军台，大致定型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准战争结束之后。定型后的阿尔泰军台共78台，其中察哈尔都统辖44台，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南段20台、西段7台，科布多参赞大臣辖东段7台，共5800余里。狭义的阿尔泰军台是就其管理体制而言，特指察哈尔都统所辖44军台，自张家口经赛尔乌苏至哈达图台，共3800余里。广义的阿尔泰军台是狭义的阿尔泰军台在线路上的延伸。阿尔泰军台系贯通内、外蒙古地区的交通主干道。由赛尔乌苏往东北方向行14台可达库伦，再往北经12台可达恰克图（图1）。阿尔泰军台将外蒙古地区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科布多等军事、商贸重镇连接在一起。就其军事意义而言，由科布多南下经8站、3卡伦可进入新疆北部的古城，阿尔泰军台是清朝对新疆地区作战的北路^③，是行军、传递军报及转运粮饷、器械等的交通线。就政治意义而言，阿尔泰军台是清廷联络外蒙古地区政、教两界高层人物，并有效控制外蒙古地区政治的交通线。就国防意义而言，阿尔泰军台北联外蒙古与俄罗斯的边界卡伦，是清朝巩固国防的保障线。阿尔泰军台对于清朝北疆统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至晚清时期，阿尔泰军台日益疲敝，严重影响其对北部边疆军事、政治、国防等重要作用的有效发挥。光绪时期的察哈尔都统奎斌，曾总结蒙古台站日益疲敝的原因大致有二：“一，由各城驰驿之例外需索也；一，由各盟帮台之托故避差也。”^④有关阿尔泰军台，前人已有研究。韩儒林《清代蒙古驿站》^①一文，侧重考证清代蒙古台站的方位和里程。金峰《清代外蒙古驿站》^②一文考察了阿尔泰军台设立和变迁的过程。笔者《晚清蒙古台站弊端再

〔收稿日期〕2016-04-07

〔作者简介〕芦婷婷（1986-），女，国家图书馆博士后，北京100081；luting1328@sina.com

① 见韩儒林：《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3—282页。

② 金峰：《清代外蒙古北路驿站》，《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2期。

③ 北路相对西路而言，西路有两线：一线自京城出发，经直隶、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到达哈密；一线自京城出发，经直隶张家口，沿山西、陕西、甘肃与内蒙古交界之草地台站西行，到达哈密。

④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奎斌等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138-042。同类文献，以下简称“《录副奏折》”。

析》一文，论述了阿尔泰军台日益疲敝的重要原因——需索之弊。然而，对晚清阿尔泰军台日益疲敝的另一重要原因——帮台抗差，除邢亦尘《清代蒙古驿政研究》在研究清末台站弊端时，曾提到帮台抗差现象外，目前学界尚无系统专论。故笔者不揣谫陋，撰成此文，敬请诸位方家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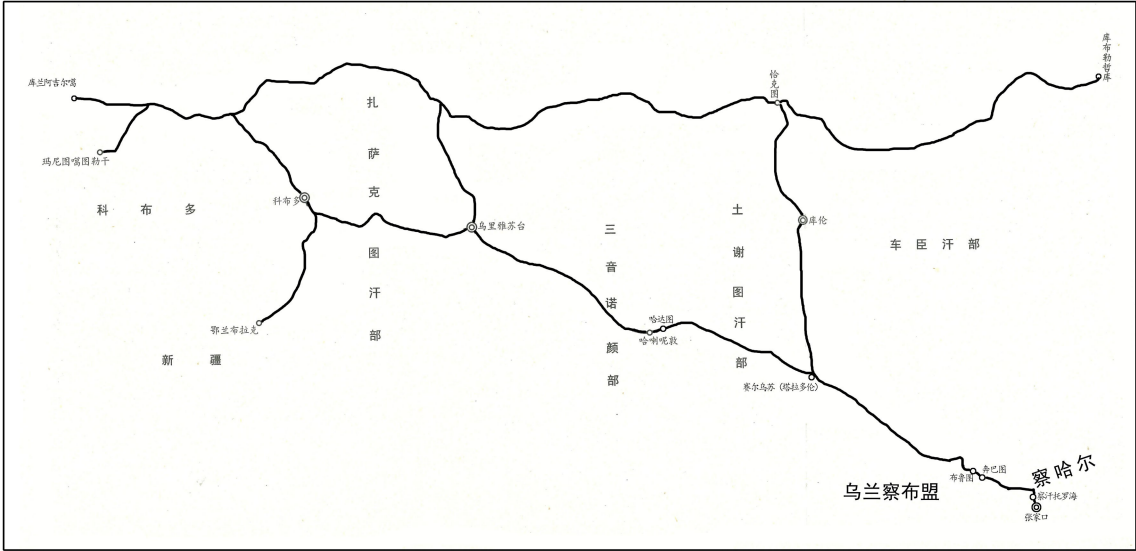


图1 阿尔泰军台路线（张家口至科布多）示意图

资料来源：该图以《乌里雅苏台军台卡伦站道示意图》（内蒙古公路交通史志编委会编《内蒙古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年）为底图，参考《内蒙古六盟套西二旗察哈尔图》（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第57-58页）、《清代驿传路线图：蒙古》、马楚坚《明清边政与治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8页）绘制而成。图内东西向线路库布勒哲库至库兰阿吉儿噶、玛尼图噶图勒干段是卡伦站道。

一、阿尔泰军台的正台和帮台

通常认为，蒙古台站的服役人员来自附近蒙古旗分，实则不尽如此。按军台服役人员和经费来源的不同，军台官兵可划分为正台和帮台两种，帮台又分为察克达和哈布素尔噶。正台又称本台，相对帮台而言。除乌里雅苏台至科布多的14台没有帮台官兵当差外^①，乌里雅苏台至张家口的66台均有帮台官兵当差。但66台的正台和帮台服役官兵却不尽相同。乌里雅苏台南段20台（自哈喇呢敦台至华硕噜图台）正台和帮台，均由喀尔喀官兵当差。察哈尔都统辖44军台（自察罕托罗海台至哈达图台），前8台正台和帮台均由察哈尔八旗官兵当差；后36台正台均为喀喇沁官兵当差，帮台分由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图什业图汗部（即土谢图汗部）、三音诺颜部、车臣汗部等札萨克旗当差。察哈尔都统所辖44军台的正台和帮台，情况最为复杂，下文就此进行剖析。

（一）正台官兵

同治十年（1871），署乌里雅苏台将军奎昌奏：

其庆岱至哈达图正站、腰站三十六台，旧留常驻之喀拉沁（即喀喇沁——引者按，下同）旗兵，直隶察哈尔都统统辖节制，只当台差，并无本属盟长札萨克私差杂役，已历百

^① 分别见：《录副奏折》，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四日额勒和布奏，档案号：03-6042-005；《朱批奏折》，同治十年四月十九日文硕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1-0912-026。

三十余年之久。^①

据奎昌所奏，察哈尔都统所辖之军台，自第9台庆岱至第44台哈达图共36处，是由喀喇沁官兵驻防。且驻防时间已有130余年，可推知应始于雍正九年（1731）至乾隆五年（1741）间。

同年，科布多参赞大臣文硕奏：

自察罕托罗盖（即察罕托罗海）西北至哈达图连腰站四十程，是为察哈尔暨喀喇沁驻防军台，事隶管理阿尔泰军台都统。^②

据文硕所奏，察哈尔都统所辖44台，是由察哈尔八旗和喀喇沁旗蒙古官兵驻防。前文已知，第9台至第44台是喀喇沁官兵驻防，则头台至第8台是由察哈尔官兵驻防。

喀喇沁旗官兵驻防军台，始于雍正九年（1731）。当年年初，北路清军在科布多筑城，准备迎击准噶尔军。喀喇沁官兵1000名被征至张家口外，预备调遣。六月，北路清军在和通淖尔地方被准噶尔军击溃，被迫从科布多地区撤至察罕叟尔地区。同时，清朝为了切断准噶尔军由科布多附近绕察罕叟尔南部直到扎克拜达里克城以及达郭多里的道路，于六月分别在推河、翁锦河、拜达里克河建城。^③并且，清廷令喀喇沁旗官兵1000名驻扎第13台至扎克拜达里克城的军台，^④归化城土默特旗官兵1000名驻扎第13台至第27台。这些官兵驻扎军台时，家口、牲畜、什物等亦同时携往。

雍正十年，清廷将驻台归化城土默特旗兵500名撤回^⑤。乾隆元年（1736），清廷将乌里雅苏台、扎克拜达里克、推河等处的满洲、绿旗兵陆续撤回。同时，裁减阿尔泰军台兵丁。原每台驻兵60名，大台每台减为20名，小台每台减为10名。^⑥经此次裁撤，剩余500名归化城土默特兵亦被遣回原旗，只余喀喇沁旗兵驻台。

（二）帮台官兵

每一军台因官兵、驼马不足，故设有帮台。帮台分察克达和哈布素尔噶两种。

“察克达”是蒙语看守人、巡丁的意思。乾隆元年，在裁撤原驻台官兵的同时，清廷令军台附近各旗于每台出派察克达官1员、兵10名，在台当差。^⑦此为军台设置察克达官兵之始。

“哈布素尔噶”是蒙语协助、帮助的意思。关于哈布素尔噶的源起，据光绪二十三年（1898）奉天府尹松林奏：

查阿勒泰（即阿尔泰）军台向有本台官兵当差外，并由喀尔喀四盟派有察克达兵丁，各按四、六成应差。嗣因差务繁多，驼马不敷，于就近游牧之户乘便取用，名曰“杆子驿”，以致蒙古被扰不堪，报明情愿由各盟摊出驼、马、羊、房等件，并派章京一员，于台站驻扎。遇有向章，应传杆子驿大差，正台牲畜不敷，始准令其应付，名曰“哈布素尔噶”。^⑧

据此可知，因军台差务繁多，驼马不敷，正台及察克达官兵不堪应付，便于附近旗地抓取牧民、牲畜当差。蒙古牧民不堪其扰，便由盟长奏明，宁愿将此项差使合法化、固定化，也不愿让军台官兵随意抓人。经议定，察哈尔八旗于每台派哈布素尔噶官1员、兵10名。札萨克旗于每

① 《录副奏折》，同治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奎昌奏，档案号：03-4984-043。按：此处“正站”指大站、大台，“腰站”指小站、小台，乃两座大站中间之站。

② 《朱批奏折》，同治十年四月十九日文硕奏，档案号：04-01-01-0912-026。按：此处“四十程”是虚数。

③ 金峰：《清代外蒙古北路驿站》，《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2期。

④ 《清世宗实录》卷112，雍正九年十一月乙丑。

⑤ 《清世宗实录》卷118，雍正十年五月戊寅。

⑥ 《清高宗实录》卷11，乾隆元年正月甲寅。

⑦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685《兵部·邮政·驿费一》，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14017页。

⑧ 《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松林奏，档案号：04-01-30-0219-030。

台派哈布素尔噶官兵 1 员、兵 6 名。马各 60 匹，驼各 30 只，廐羊各 30 只，毡房各 5 架，在台当差。并且规定：只有军台遇有如行兵、运粮等大项差使，正台及察克达官兵不堪应付时，才可以传用哈布素尔噶。如果是寻常差使，正台及察克达官兵足堪应付，禁止传用哈布素尔噶。军台违令传用哈布素尔噶官兵，要严加惩处。^①

关于哈布素尔噶的起源时间，据同治八年（1869）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锦丕勒多尔济奏：

乾隆二年间用兵时，出派帮台哈布苏尔嘎乌拉员弁，并无领给盐菜银两。凯撤之后，将哈布苏尔嘎乌拉奏请停止。遵查乾隆四十七年间奏请，由喀尔喀二十台站起至喀尔沁（即喀喇沁）穆胡尔噶顺台站止，八十余年由喀尔喀乌拉官出派充当帮台哈布苏尔嘎乌拉官兵三百五十户，并无领给盐菜银两，均各在案。^②

据此可知，军台最早传用帮台哈布素尔噶是在乾隆二年（1737），但不久便停止传用。乾隆四十七年，乌里雅苏台将军奏请军台传用哈布素尔噶之制，此后一直沿用。

由于察克达、哈布素尔噶被认为是“协济”^③、帮助正台当差，所以被通称为“帮台”。与此相对应，原设之察哈尔、喀喇沁驻防官兵被称为“本台”、“正台”。察哈尔都统所辖 44 军台，绵延 3800 余里，经过察哈尔八旗、乌兰察布盟、图什业图汗部、三音诺颜部所属旗分。现将察哈尔都统所辖 44 军台之帮台所属旗分整理如表 1。由表 1 观之，察哈尔都统所辖阿尔泰军台前 8 台之帮台察克达、哈布素尔噶均由察哈尔八旗承担，第 9 台至第 12 台之帮台主要由锡林郭勒盟承担，第 13 台至 22 台之帮台主要由乌兰察布盟承担，第 23 台至第 39 台之帮台主要由图什业图汗部承担，第 40 台至第 44 台之帮台主要由三音诺颜部承担。图什业图汗部、乌兰察布盟承担了近三分之二帮台差役。

二、正台与帮台的比较

正台与帮台性质、待遇不同，承担的差役亦不均衡。

（一）性质不同

察哈尔都统属 44 军台，正台官兵分别由察哈尔八旗、喀喇沁旗兵组成。正台官兵及其家属游牧于军台所属牧地，察哈尔八旗总管、喀喇沁旗札萨克对正台官兵及其家属、牧地均无权管辖。察克达官兵虽常年驻扎军台，但其家口、牧地均在各自所属旗分，察哈尔八旗总管、各旗札萨克对察克达官兵均有管辖权。当军台遇有大差时，才会传用哈布素尔噶官兵，且由察哈尔八旗、各札萨克旗派遣。正台官兵属于驻防性质，察克达官兵属于协防性质，哈布素尔噶官兵则具有临时征调性质。

（二）待遇不同

察哈尔都统所辖 44 军台，每年正台官兵饷银、羊价、马价、纸张等项共需银 2 万余两^④，由都统衙门发放。且正台驼马每年准倒毙三分，倒毙价值亦由都统衙门发放。

察克达设立之初，官兵不仅没有饷银，还要自备驼马、廐羊、毡房等到台当差。除十分重要的报厘由正台官兵递送外，其余差役均由正台与察克达共同分担。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曾导致察克达官兵抗议。乾隆四十九年（1784），经察哈尔都统乌尔图纳逊奏请，规定：嗣后军台差务六四分成，正台承担十分之六，察克达承担十分之四。且每年赏给察克达官 1 员银 18 两，兵 1 名

① 《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松林奏，档案号：04 - 01 - 30 - 0219 - 030。

② 《录副奏折》，同治八年五月初六日锦丕勒多尔济奏，档案号：03 - 0208 - 4502 - 022。

③ 《清高宗实录》卷 1208，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庚寅。

④ 《朱批奏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庆春奏，档案号：04 - 01 - 01 - 0924 - 106。

表 1 察哈尔都统所辖 44 军台之帮台所属旗分表

军台顺序	军台名称	察克达所属旗	哈布素尔噶所属旗
第 1 台(头台)	察汗托罗海	察哈尔正蓝旗	察哈尔正蓝旗
第 2 台	布尔嘎苏台	察哈尔镶白旗	察哈尔镶白旗
第 3 台	海留台	察哈尔正白旗	察哈尔正白旗
第 4 台	鄂罗依琥图克	察哈尔镶黄旗	察哈尔镶黄旗
第 5 台	奎苏图	察哈尔正黄旗	察哈尔正黄旗
第 6 台	札哈苏台	察哈尔正红旗	察哈尔正红旗
第 7 台	明垓	察哈尔镶红旗	察哈尔镶红旗
第 8 台	察察尔图	察哈尔镶蓝旗	察哈尔镶蓝旗
第 9 台	庆岱	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	锡林郭勒盟东、西苏尼特两旗
第 10 台	乌兰哈达	锡林郭勒盟东苏尼特旗	锡林郭勒盟东苏尼特、阿巴嘎、阿巴哈纳尔、浩齐特四旗
第 11 台	奔巴图	锡林郭勒盟东、西苏尼特两旗	锡林郭勒盟乌珠木沁、浩齐特两旗
第 12 台	锡喇哈达	锡林郭勒盟东苏尼特、乌兰察布盟四子王两旗	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锡林郭勒盟阿巴哈纳尔旗
第 13 台	布鲁图	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	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
第 14 台	鄂伦琥图克	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	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
第 15 台	察罕琥图克	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	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
第 16 台	锡喇穆楞	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	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
第 17 台	教拉琥图克	乌兰察布盟达尔汗贝勒旗	乌兰察布盟达尔汗贝勒旗
第 18 台	吉斯黄郭尔	乌兰察布盟达尔汗贝勒旗	乌兰察布盟西乌喇特旗
第 19 台	喜拉穆呼尔	乌兰察布盟茂明安旗	乌兰察布盟茂明安旗
第 20 台	布隆	乌兰察布盟茂明安旗	乌兰察布盟茂明安旗
第 21 台	叟吉布拉克	乌兰察布盟东乌喇特旗	乌兰察布盟东乌喇特旗
第 22 台	托里布拉克	乌兰察布盟中乌喇特旗	乌兰察布盟中乌喇特旗
第 23 台	图固哩克	图什业图汗部王旗	乌兰察布盟东、中乌喇特二旗，图什业图汗部王、诺彦呼图克图、札萨克等三旗
第 24 台	默霍尔嘎顺	图什业图汗部王旗	乌兰察布盟西乌喇特旗
第 25 台	霍呢齐	图什业图汗部王旗	图什业图汗部王、札萨克二旗
第 26 台	毕勒格库	图什业图汗部王、札萨克二旗	图什业图汗部王、札萨克、诺彦呼图克图等四旗
第 27 台	哈济布齐	图什业图汗部王旗	车臣汗部、三音诺颜部札萨克旗
第 28 台	札拉图	图什业图汗部王、札萨克、诺颜呼图克图等四旗	车臣汗部、三音诺颜部札萨克旗
第 29 台	卓布哩	图什业图汗部札萨克旗	图什业图汗部札萨克旗
第 30 台	博罗鄂博	图什业图汗部护国公、札萨克、诺颜呼图克图等三旗	图什业图汗部护国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徒弟二旗
第 31 台	库图勒多伦	图什业图汗部札萨克旗	图什业图汗部护国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徒弟二旗
第 32 台	塔拉多伦	图什业图汗部札萨克旗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徒弟旗
第 33 台	默端	图什业图汗部札萨克旗	图什业图汗部图什业图汗、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徒弟旗
第 34 台	哈比尔嘎	图什业图汗部札萨克旗	图什业图汗部王、亲王、公等三旗
第 35 台	希保台	图什业图汗部图什业图汗、公旗	图什业图汗部图什业图汗、王、公等三旗
第 36 台	木老萨	图什业图汗部图什业图汗、公旗	图什业图汗部图什业图汗、王、公等三旗
第 37 台	吉呼穆	图什业图汗部图什业图汗、公旗	图什业图汗部汗旗
第 38 台	沙克苏尔噶	图什业图汗部图什业图汗、公旗	图什业图汗部亲王、三音诺颜部札萨克旗
第 39 台	察布察尔	图什业图汗部图什业图汗、王、公等三旗	图什业图汗部图什业图汗、亲王旗
第 40 台	哈沙图	三音诺颜部贝勒、公、札萨克等三旗	图什业图汗部札萨克，三音诺颜部札萨克、公等三旗
第 41 台	哲楞	三音诺颜部公、贝勒、札萨克等三旗	三音诺颜部贝勒旗
第 42 台	翁锦	三音诺颜部公、贝勒、札萨克三旗	图什业图汗部图什业图汗、札萨克，三音诺颜部公等三旗
第 43 台	乌讷格特	三音诺颜部公、札萨克等五旗	三音诺颜部公旗
第 44 台	哈达图	三音诺颜部额駙、公等三旗	三音诺颜部公旗

资料来源：该表据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彩绘本《阿勒泰军台四十四站地图》制成。

银 10 两。赏银由察哈尔右翼牧厂开垦土地租银内动支。^① 哈布素尔噶官兵不仅饷银、赏银俱无，且同察克达一样自备驼马、廐羊、毡房，不准驼马报倒毙，对于国家完全是一种无偿劳役。

正台、察克达、哈布素尔噶三者待遇相较，正台最优，察克达次之，哈布素尔噶则基本不享受国家任何待遇。

（三）所承担之差役不均衡

正台、察克达、哈布素尔噶承担的差役与待遇不成正比。现将正台与帮台额设官兵、驼马整理如下表 2。

表 2 正台与帮台额设官兵、驼马简表

	正台	帮台	
		察克达	哈布素尔噶
官兵	每台官兵 18－20 名不等。	每台章京 1 员，兵 10 名。	前 8 台每台章京 1 员，兵 10 名。后 36 台每台章京 1 员，兵 6 名。
骆驼	草地每台 10 只，戈壁每台 30 只。	前 23 台每台 11 只，后 21 台每台 22 只。	每台 30 只。
马匹	草地每台 20－25 匹不等，戈壁每台 10 匹。	前 23 台每台 22 匹，后 21 台每台 44 匹。	每台 60 匹。

资料来源：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 531《兵部·邮政·置驿四》，《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68 辑，文海出版社，1992 年，第 4709—4724 页；《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松林奏，档案号：04－01－30－0219－030。按：阿尔泰军台第 24 台至第 29 台在戈壁。戈壁地区往往用驼运输，所以，处于戈壁地区的台站，骆驼多，马匹少。

若以正台官兵 20 名，察克达官兵 10 名，哈布素尔噶 10 名或 6 名估算，正台与帮台官兵在数量上大致相等。在草地地区，若骆驼以正台 10 只，察克达 10 只，哈布素尔噶 30 只估算，则正台供应 10 只，帮台供应 40 只；若马匹以正台 20 匹，察克达 20 匹，哈布素尔噶 60 匹估算，则正台供应 20 匹，帮台供应 80 匹。大体而言，正台供应驼马占五分之一，帮台供应驼马占五分之四。帮台之察哈尔八旗、札萨克旗，承担了军台一半的兵役及大部分的驼马供应，正台对帮台的依赖性非常大。按，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 531《兵部·邮政·置驿四》缺载军台哈布素尔噶官兵、驼马数目，会给研究者造成一种假象，即军台只有正台和察克达。^② 研究者利用《大清会典事例》研究清代军台官兵、驼马以及差役负担，便容易低估军台的实际承载能力，也会相应低估蒙古官兵的军台差役负担。^③

三、同治以后之帮台抗差

同治以后，帮台抗差成为一种常态。

（一）帮台抗差原因

同治以前，正台、察克达、哈布素尔噶共同应差并非常态。通常情况下是由正台与察克达按六四分成共同当差。同治以后，由于西北用兵，哈布素尔噶当差成为一种常态，正台与帮台（察克达、哈布素尔噶）按二八分成共同当差，帮台成为当差的主体。受差役繁重、正台欺凌等因素的影响，帮台官兵开始潜逃、抗差。

① 《清高宗实录》卷 1208，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庚寅。
② 按：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658《兵部·邮政·置驿四》照搬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 531《兵部·邮政·置驿四》，记载亦同。
③ 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一文，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 560 所制乌里雅苏台将军属军台官兵、驼马表格，便忽略了哈布素尔噶的存在，犯了这一错误，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年，第 61－64 页。

1. 差役繁重

阿尔泰军台平时主要负责供应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三城的文报、例差等项差使，负担较轻。战争时期，军台不仅要应付来往的官兵，还要运输粮食、饷银、军械，差役十分繁重，帮台官兵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时而有潜逃、抗差的情况。同治初年，陕甘回民起义爆发，西路驿站阻滞，西北如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叶尔羌等城文报改由北路之阿尔泰军台传递。^①同治九年（1870），甘肃肃州回民军窜入喀尔喀地区，攻破乌里雅苏台城，并觊觎库伦城。清廷调集大批官军分赴喀尔喀地区防剿。军台负担骤然增加，驼马纷纷倒毙，帮台官兵相继潜逃回旗。“自同治年间，四子王旗首先托故借词西北军兴，差徭繁重，潜自回旗。”^②继之茂明安旗、东乌喇特旗，整个乌兰察布盟以及图什业图汗部帮台官兵先后潜逃。

帮台官兵潜逃是差役太重所致。据光绪元年（1875）察哈尔都统庆春奏：

现在新疆军务孔亟，乌鲁木齐、哈密、巴里坤、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等处差弁分赴各省，催提饷银，领解军火，大半就近在京、在口（即张家口）采买营中需用一切军装等物，为数甚巨。悉由军台行走，络绎不绝……甚至有三两起同日而行，每起需用驼只有百数十只，亦有数十、百只不等。所经各台驼只每不敷用，必须添充始克不误。^③

以乌兰察布盟、图什业图汗部所帮之察哈尔都统属第13台至第34台为例。此段路程约2000里，其中6处军台在戈壁。在草地地区，每台马100余匹，骆驼50余只。在戈壁地区，每台马110余匹，骆驼80余只。按照庆春所奏，遇到两三起官兵同日而行，每起需用骆驼百只左右，军台骆驼根本不敷使用。

2. 正台推诿差使，欺凌帮台

由前文可知，在察哈尔都统所辖44军台中，第9台至第44台的正台官兵均由喀喇沁人当差，只有帮台的察克达和哈布素尔噶系由附近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图什业图汗部、三音诺颜部等各旗官兵当差。在同一军台服役，来自不同旗分、享受不同待遇的两个群体，必然容易产生矛盾。矛盾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正台推诿差使、欺凌帮台。正台官兵往往借口差多赔累，故意把差使推给帮台。“帮台出役，名曰均摊，其实正台从中不无取巧。”^④遇有大差时，“将十成差使推与哈布素尔噶五成，下余五成令察克达兵丁应付二成，正台应付三成。又或十成差使，以六成推令哈布素尔噶，下余四成察克达兵丁帮助应付。或有差使，独责哈布素尔噶乌拉应付。”^⑤除此，若遇有紧急要差，哈布素尔噶到台稽迟，便被正台加倍勒罚，甚至有哈布素尔噶官兵被殴打致死者。

3. 管理体制缺陷

管理体制上的缺陷，使帮台各旗有机可乘。察哈尔都统所辖44军台的帮台官兵分属乌兰察布盟、图什业图汗部、三音诺颜部等部。图什业图汗部归库伦办事大臣统摄，三音诺颜部归乌里雅苏台将军统摄，而察哈尔都统对乌兰察布盟、图什业图汗部、三音诺颜部等部没有管辖权。因此，察哈尔都统屡次催促各旗回台当差，但各旗王公“置若罔闻，以为无所管辖，从未请旨重遣，故敢任意尝试，有心推诿”^⑥。

① 光绪四年，嘉峪关驿路畅通，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各城差徭恢复旧制，改由西路行走，蒙古台站的负担减轻大半。但由于伊犁军饷仍由军台行走，且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三城均有官兵往返，台站的负担依然较重。

② 《录副奏折》，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绍祺奏，档案号：03-6020-081。

③ 《录副奏折》，光绪元年四月初十日庆春奏，档案号：03-6541-044。

④ 《朱批奏折》，同治十年四月十九日文硕奏，档案号：04-01-01-0912-026。

⑤ 《录副奏折》，光绪九年正月十二日杜嘎尔奏，档案号：03-7101-016。

⑥ 《录副奏折》，光绪五年二月初八日穆图善等奏，档案号：03-6013-009。

（二）清廷的应对措施

同治九年（1870），甘肃肃州回民军北窜，扰及喀尔喀蒙古三音诺颜部、图什业图汗部等地区。十月，回民军攻陷军事重镇乌里雅苏台，漠北俱震。清廷先后调察哈尔、吉林、黑龙江马队3000余名，赴乌里雅苏台防剿。宣化、大同两镇官兵各1000名，赴库伦防守。并且拨饷20万两，设粮台于张家口。^①同治十年五月，回民军窜入乌兰察布盟乌喇特旗界内，察哈尔都统所辖第19台至23台帮台官兵溃散，军台不通。行走军台的大同官兵，半途阻滞，经月余方再次前进。九月，察哈尔都统属第38台至第41台帮台官兵溃散，大同官兵再次停滞中途。台路不通，严重影响北路清军进剿。同治十年五月，清廷调额勒和布出任察哈尔都统，并责令其整顿军台。^②额勒和布到任时，阿尔泰军台积滞军粮“八千余石”^③，米多霉变耗损，绳袋大半朽烂不堪。为整顿军台，转运军粮，额勒和布主要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1. 帮台准报倒毙

针对帮台抗差之弊，同治十一年（1872）经额勒和布奏定，帮台官兵的驼马每年准报一成倒毙。其倒毙价值，察哈尔八旗帮台由都统衙门请领，各札萨克旗帮台由各旗自行添补足额。^④此举系为调动帮台官兵服役的积极性，虽较以前帮台政策略显进步，但相比正台驼马可报三成倒毙，对帮台官兵当差之扶持力度有限。

2. 发给津贴

同治十一年六月，经额勒和布奏定，根据阿尔泰军台不同路段的繁忙程度，发给不等的津贴银两。其中，自第18台吉斯黄郭尔台至第23台图固哩克台共6站，每年发给津贴银600两。自第13台布鲁图台至第17台教拉琥图克台共5站，每年津贴银500两。自头台至第12台，每台每年津贴银300两。每年津贴各台总计银9700两。此项津贴银两每年分两季，由察哈尔都统衙门在茶马厘捐项下动支。^⑤此项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台负担，但却没有很好地贯彻实施。自光绪元年（1875）至十三年（1887），察哈尔都统衙门先后放津贴银6万余两^⑥，平均每年放津贴银5000两左右，与所定每年放津贴银9700两相差近一半。

3. 招商运粮

军台差役繁重，官兵驼马均疲累不堪。为减轻军台压力。额勒和布采取招商运粮的方式。额勒和布招商以“竞标”方式进行。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额勒和布第一次“招标”，“中标”的是德义木店。该店商人用牛车1000余辆，将全部积滞军台的军粮运至指定地点，顺利完成任务。同年十月，额勒和布第二次“招标”，“中标”的是德义木店和万义成商号。两家商人用驼1900余只，转运军粮3800余石。这两次转运军粮，商人均是行走商道，顺利完成运粮任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台负担。

四、喀尔喀与喀喇沁台兵各当其差

察哈尔都统所辖第23台至第44台，计22台。此段军台的帮台官兵，由喀尔喀图什业图汗部、三音诺颜部、车臣汗部出派。帮台官兵遭受正台官兵欺凌侮辱，不愿与正台喀喇沁官兵一起当差。喀尔喀蒙古王公曾试图打破这种实行百余年之久的帮台体制。光绪时期，喀尔喀蒙古四部

①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中西书局，2012年，第845页。

② 额勒和布：《额勒和布日记》，同治十年十一月初七日，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

③ 《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六月初八日额勒和布奏，档案号：03-4984-068。

④ 《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六月初八日额勒和布奏，档案号：03-4984-068。

⑤ 《录副奏折》，同治十一年六月初八日额勒和布奏，档案号：03-4984-068。

⑥ 《录副奏折》，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奎斌等呈，档案号：03-7138-043。

盟长、副将军等联衔上报清廷，提出喀尔喀官兵和喀喇沁官兵各当其差的主张。此主张之提出，与库伦办事大臣喜昌主张迁移台站有直接关系。

同治十年（1871），俄国趁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际，占领伊犁地区。光绪元年（1875），清廷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二年，左宗棠收复除伊犁以外的全部新疆领土，俄国却拒绝交还伊犁。四年六月，清廷任命崇厚为钦差大臣，赴俄国谈判收复伊犁事宜。五年，崇厚未经清廷允许，擅自与俄国签订《交收伊犁条约》。根据该条约之规定，俄国虽然交还伊犁，但要割占中国大片土地。清朝统治者震怒，于六年改派大理寺卿曾纪泽为使俄大臣，改订《交收伊犁条约》。俄国眼看将要到手的权益被清廷否决，扬言要对中国动武。在东起黑龙江至喀什噶尔的漫长边界线上，俄国军队频繁调动。清廷为了自卫，也在中俄边境沿线及东南沿海布置防务。^① 在外蒙古地区，清廷调西二盟（三音诺颜部和札萨克图汗部）蒙兵 2000 名驻乌里雅苏台，调东二盟（图什业图汗部和车臣汗部）蒙兵 2000 名驻库伦。七年二月，中俄改订条约成功，清廷撤除驻乌里雅苏台、库伦蒙兵。在此次紧张的备边过程中，处于俄人来往冲途的库伦区位的重要性凸显。四月，清廷调以“防俄”著称的喜昌任库伦办事大臣，令其整顿库伦地区北部边防。

喜昌认为，库伦地近俄国疆土，形势颇重。如在库伦驻兵，自口内至库伦的粮饷运输和文报传递必须迅速。从张家口至库伦有军台 48 处，约 3600 里。但这条路线需由张家口先向西北绕行 32 台，到达赛尔乌苏；再由赛尔乌苏绕东北行 14 台，颇为绕远。光绪八年五月，喜昌奏请迁移台站，主张将张家口至库伦的路线改成直径，共设 31 台，“譬如弓形，由弦径达”^②。此 31 台，自察哈尔都统属头台察罕托罗海至第 11 台奔巴图不变，自奔巴图至库伦添设 20 台（参图 2）。按此迁移计划，张家口至库伦之台站，可省台站之力 17 台，免去绕远 1000 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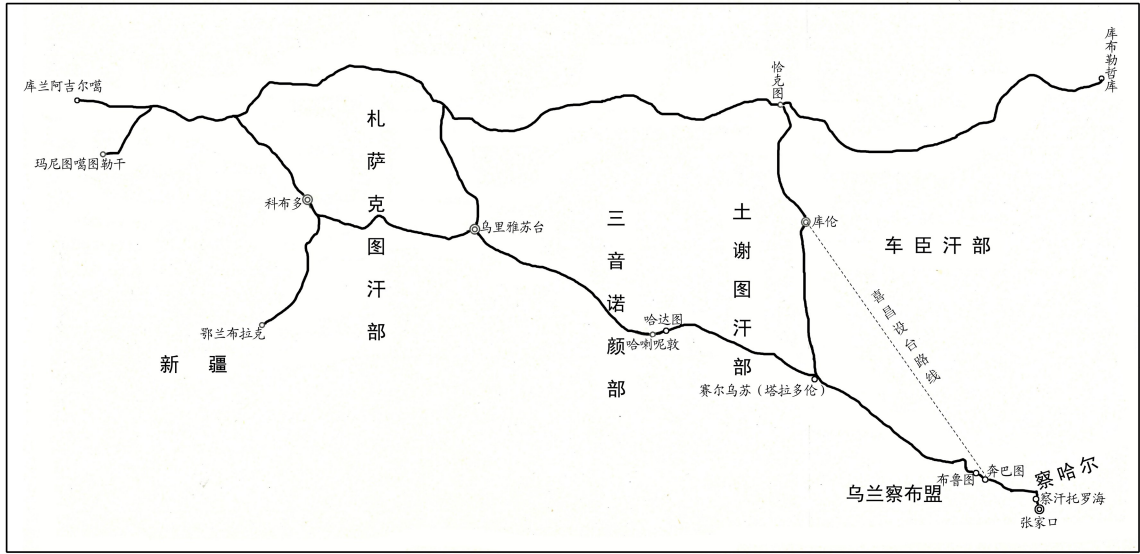


图 2 喜昌设台路线大致走向图

资料来源同图 1。

与喜昌主张迁台同期，喀尔喀蒙古王公打算趁此调整台站部署的机会，将察哈尔都统所辖第 23 台至第 32 台（计 10 台）的喀尔喀帮台官兵全部撤回，并请将第 33 台至第 44 台（计 12 台）

①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第 2 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214—215 页。

② 《朱批奏折》，光绪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喜昌奏，档案号：04-01-01-139-1935。

的喀喇沁正台官兵全部撤走。至于第 23 台至第 32 台的帮台差使，或由第 33 台至第 44 台撤走的喀喇沁官兵填补，或增加新的札萨克旗兵填补，此由清廷决定：第 33 台至第 44 台的正台差使，由第 23 台至第 32 台撤回的喀尔喀官兵填补。简言之，喀尔喀与喀喇沁台兵各当其差。^① 喀尔喀蒙古王公希望借此结束喀尔喀帮台官兵遭受喀喇沁正台官兵欺凌侮辱的历史，并形成第 33 台至第 44 台的正、帮台官兵全部由喀尔喀人充当的台站格局。喀尔喀蒙古王公此项主张，于光绪九年初经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上报清廷。

喀尔喀与喀喇沁台兵各当其差之议，本因喜昌迁台之议而起，所以，此议的结果当先由喜昌迁台之议的结果论起。按照喜昌的迁台计划，自奔巴图至库伦添设 20 台，其中 14 台官兵，由原来库伦至赛尔乌苏之 14 台官兵充当；另 6 台官兵，由东二盟、西二盟各出 36 户兵丁。^② 喜昌迁台的阻力，首先来自喀尔喀西二盟。“在各部的盟会上发生了最初的意见分歧：东二部因为可以就近服役，都赞成开辟这条新路；西二部因为规定他们要派遣 36 户（他们认为可能不止此数）到远离本土一千俄里以外的地方去服役，所以都表示反对。”^③ 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对迁台一事亦持反对意见。其理由是西二盟连年遭受各种天灾，不可再加重其差役。理藩院则深恐对现状改变过于急骤，会造成蒙古地区的混乱，也对喜昌迁台之举表示反对。表面上看，朝廷和地方官员对喜昌迁台之举持反对意见，是出于体恤蒙情、安定边疆之“稳健”考虑，实则与清朝统治者对边疆危机重视不足有很大关系。迁台之议本因防备强俄而起，中俄改订《交收伊犁条约》签订后，清朝统治者渐渐麻痹大意，以为北边无事，可以高枕无忧，备边一事也被束之高阁。“喜昌之镇库伦也，条上边务曰收蒙权、改台站、置边关、重民吏、垦荒地，所以保固边卫者，计划固至周也。乃俄约之成，上下晏安，转诧建议者为多事。”^④ 最终，喜昌迁台之议因未得到最高统治者批准而被迫中止。喀尔喀与喀喇沁台兵各当其差之议，因其结果极有可能导致清廷需要调遣内蒙各旗添补帮台差使，故遭到察哈尔都统谦禧的反对^⑤，此议亦随之成为泡影。光绪三十二年（1906），帮台各旗仍是“屡催罔应”^⑥，抗不当差。直至清朝灭亡，帮台抗差问题也没有得到最终解决。

五、结语

阿尔泰军台是纵贯内外蒙古地区的交通大动脉，以其为主要交通干线的蒙古台站体系，将外蒙古地区的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科布多等军事和商贸重镇连接在一起。阿尔泰军台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段，在服役人员上有正台和帮台的划分。正台和帮台官兵的性质、待遇均不相同，所承担的差役也不均衡。

同治初年，受陕甘回民起义之影响，军台差役繁重，帮台官兵开始潜逃、抗差。帮台抗差导致正台独力难支，军台日益疲敝。帮台抗差成为困扰晚清蒙古军台正常运转的一大弊端。针对此弊，清廷曾采取措施进行整顿，但所发挥的作用有限。

晚清时期，喀尔喀蒙古王公曾提出喀尔喀与喀喇沁台兵各当其差之主张，以期摆脱正台官兵

① 参《录副奏折》，光绪九年正月十二日杜嘎尔奏，档案号：03-7101-016。

② 《朱批奏折》，光绪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喜昌奏，档案号：04-01-01-139-1935；光绪八年十月初二日杜嘎尔等覆奏，档案号：04-01-01-0948-032。

③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 1 卷），刘汉明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648 页。

④ 吴廷燮：《库伦志》，边丁编：《中国边疆行纪调查记报告书等边务资料丛编》（初编）第 20 册，蝠池书院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第 109 页。

⑤ 参《录副奏折》，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杜嘎尔等奏，档案号：03-8304-80。

⑥ 《朱批奏折》，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溥颐奏，档案号：04-01-01-1079-117。

之欺压，打破实行百余年之久的帮台体制。但这一主张没能实现。

正台之设，使清廷可以维持阿尔泰军台最基本的运转，在平日保证北路文报的传递和一些例差的支应。帮台之设，尤其是哈布素尔噶之设，则在基本没有增加清廷财政支出的前提下，在差役繁重之时尤其是战争时期，弥补了正台官兵和牲畜不足之缺陷。前文已言，军台传用哈布素尔噶之制定型于乾隆四十七年。但由于哈布素尔噶之传用，具有临时征调性质，所以正台、察克达、哈布素尔噶三者共同当差并非常态。通常情况下是由正台与察克达按六四分成承担差役。同治时期受西北战争影响，阿尔泰军台传用哈布素尔噶成为一种常态，由正台、察克达、哈布素尔噶三者共同当差，且正台与帮台察克达、哈布素尔噶的台站差役转变成二八分成。正台官兵俸饷、驼马、廩羊、毡房等项经费均由国家出给，而帮台之察克达仅从国家领取微薄赏银，哈布素尔噶则饷银、赏银俱无，且察克达、哈布素尔噶均自备斧资当差。军台差役由原来正台与帮台六四分成到后来二八分成的转变，意味着清政府在没有大量增加财政支出的情况下，将一大部分军台差役转嫁给了帮台各旗。帮台本为协济本台而设，到后来却成为当差的主体，可谓主次易位、本末倒置。军台差役加重了普通蒙古牧民的经济负担，是蒙古贫困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晚清时期蒙古地区一大弊政。

References

- Aleksei Matveevich Pozdnev. *Mongolia and Mongolian*, Volume 1. Hohhot: 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 1989.
- Han Rulin. *Qionglu ji* (The Collection of Qionglu). Shijiazhuang: Hebei jiaoyu chubanshe, 2000.
- Jin Feng. "Qingdai waimenggu beilu yizhan" (About the Courier Stations along the North Road in Outer Mongolia during Qing Dynasty). *Neimenggu daxue xue 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Z2 (1979).
- Li Yushu. *Waimeng zhengjiao zhidu kao* (Research on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Systems of Outer Mongolia).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78.
- Ma Chujian. *Mingqing bianzheng yu zhiluan* (Frontier Politic and Revolts Suppressing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1994.
- Tan Qixiang ed. *Zhongguo lishi ditu ji* (Historical Atlas of China). Beijing: Zhongguo ditu chubanshe, 1987.
- Xinjiang shehui kexue yuan lishi yanjiu suo. *Xinjiang jianshi* (A Brief History of Xinjiang). Urumchi: Xinjiang renmin chubanshe, 1985.

The Anti-Corvee Movement in the Altai Military Stations

LU Tingting (Post-Doctoral Program,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luting1328@sina.com)

The corvee servicemen of the Altai military stations along the post roads from Zhangjiakou to Uliastai could be classified as two types: the formal service members and auxiliary privates. The latter could be divided into Policemen and Auxiliary Policeme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ormal service members and auxiliary privates could be seen from their verified statuses, different treatment, and uneven duties. After the Tongzhi reign, it was common for the auxiliary privates to rebel against their heavy labor duties. There were some attempts by authorities to deal with them but with little success. During the Guangxu reign, the princes of Qalq-a Mongolia also had tried to cope with these problems through the reform of the military stations service system but the reform ultimately failed.